

“大印国王都行省之印”进京，文博专家“三堂会审” 建文帝下落之谜有望破解

2008年，贵州安顺发现一枚被怀疑与建文帝有关的九叠文篆书体大印。一时间，建文帝客死安顺说风传。日前，安顺相关部门带领大印持有人一行，专程赶到北京。相关文博专家将汇集一堂，一辨大印的真伪。

两个家族的“君臣情结”

朱永斌今年64岁，家住安顺西秀区岩腊乡。据朱永斌称，他家里传承一枚大印，父辈们告诉他，他们祖上一个人当过皇帝，这枚印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而他们这一支家族中，不知从何时传下一条祖训：不与谢姓人开亲，不与谢姓人结仇。这些奇怪的事一直是朱永斌心中难以破解的谜。

而生活在数十公里外的幺铺镇的谢伟臣，受父亲临终前的托付，曾几次来到岩腊乡，寻找入黔始祖谢秀二的二儿子谢锐的坟墓。谢伟臣称，谢秀二600多年前是随傅友德征南大军的先锋顾成来到安顺的。他说，家族里一直口口相传着一个有关建文帝的秘密：即当年朱棣大破金川门，建文帝成功出逃后，带走了他7岁的大儿子朱文奎。在任锦衣卫的谢锐的护送下，约八年后，这支逃亡队伍最终来到安顺西秀区、镇宁、紫云三县交界处，躲藏在苗族聚居的深山老林中。后来，朱文奎在当地与苗族姑娘结了婚。谢秀二在一次平叛战斗中牺牲后，谢家人再也没有与建文帝有往来。后来，建文帝和谢锐也先后死在了苗区。

直到2006年4月份的一天，在别人的引荐下，朱永斌与谢伟臣相见，也找到了一座一直被当地人称为“谢将军坟”的坟墓，谢、朱两家重新续起了这段跨越了数百年的“君臣情结”。

大印为建文帝所铸？

2008年上半年，朱永斌与谢伟臣带着这枚大印，找到贵州民族考古学者林明璋先生，希望林先生能破解这枚大印之谜。

这枚印的质地有些像黄铜，分印纽、印台、印面三部分，中空外实，是造型制模后分铸铆焊而成，重1.2市斤，印高2.25寸，上铸辟邪神兽，卧镇印台之上。印台厚0.65寸，印面为长方形，长2.7寸，宽2.1寸。

经过研究，林明璋先生认为，这枚大印用辟邪为纽，按春秋秦汉以来的惯例，当属王侯国君专用以口胜之印。该印印文为九叠文篆书体，大印上的9个字为：大印国王都行省之印。何为“大印国”？林先生说，查古史，中国历来并无此邦属。“印”字，《辞海》、《现代汉语词典》均指伶仃、孤独，没有依靠；孤苦零丁。因此林先生认为，究其意，印文中“大印国”三字于此并非指国名，而是说国



图为大印外形

家发生了大难，孤苦零丁的君王流离失所，不得已而用“王都行省”为随王护驾的外从官员冠之的署事名位了。

在明代，国家出现大难时期，一为朱棣兴兵，建文帝出逃流亡；二是清兵入关，南明小王朝流亡。林先生说，护驾从行皆可用“大印国王都行省”字号，这是事逢非常之时，以非常之语入印，也是情理通的事。

联系起朱、谢两个家族长达600多年的“君臣情结”后，林明璋先生认为，这枚印章应该是建文帝流亡期间所铸。

大印进京接受专家鉴定

不久前，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致函安顺市委宣传部，称

相关专家根据图片初步认定大印上的字体系元明时期的“九叠文篆字”，印章的材质带有些“老气”。基金会建议对印章实物及《谢氏家谱》原件进行鉴定，希望能以此破解明朝第一迷案。

日前，安顺市委宣传部的相关负责人与朱永斌、谢伟臣一行，带着大印和《谢氏家谱》启程进京，接受文博专家的鉴定。据了解，鉴定专家分别是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晋宏逵、青铜器甲骨文专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许青松，明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毛佩琦，青铜器专家，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贾文忠等等。

据《贵州都市报》

“贵州一民警开枪致两人死亡”追踪——

张磊被曝曾带枪打砸民宅

12日，贵州安顺市关岭县坡贡镇派出所副所长张磊在处理村民打架时开枪，打中两个村民，导致他们死亡。官方说，张磊开枪前受到袭击。

昨天，自称受害人的关岭县岗乌镇小盘江村村民岑金能说：2004年4月4日晚，时任岗乌派出所副所长的张磊曾与另一名民警梅陆闯入他的住宅，进行打砸。岑金能称，他就此事写过材料向政府部门举报，他手上有张磊在打砸其家时遗落的公文包作证。

关岭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主

任王湛称，将对这一事件调查。

岑金能昨天说，这一打砸事件发生时，他本人在外打工，家里只有其妻子伍典芬和13岁的儿子。

有多名证人签字的《口述证实材料》和《严惩害群之马以保百姓平安——关岭公安局干警张磊、梅陆夜撞民宅扰民害民事件反映材料》中详细描述了事件经过：张磊、梅某喝醉了酒，无缘无故冲到岑金能家，将屋顶水泥瓦砸烂了几块，把门打烂、破门而入，强行将伍典芬喊起来，追问岑金能下落，得知不在家中

后，将家具和生活用品砸烂。张、梅两人自始至终未讲任何原因。

昨天，伍典芬回忆说，两人在打了房屋外的水桶后又开始打门，“我问哪个？他们喊，不管哪个，开门开门。”

惊恐之下，伍典芬高喊：“抢人了，救命啊。”居住在附近的多名村民听到喊叫声后，冲出家门赶了过去。村民岑金文说，他听到伍典芬带着哭腔的喊叫声后和很多村民一起赶到了现场，在岑金能的住宅门口看到了两个人在乱砸乱打。“他们说自己是

公安局的，有枪。我们就害怕了。这两个人没有穿警服。”

昨天，岑金能在家中翻出了一个公文包，公文包内有：张磊做的另一起案件的询问笔录、印泥、钥匙、一双袜子、通讯录、空白询问笔录、暂住人口登记表等。岑金能说，这个公文包是当年张磊遗落的。

昨天下午，记者将《口述证实材料》提供给了关岭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和督察大队，关岭县公安局党委委员、政工监督室主任王湛说会进行调查。据《都市快报》

突遇车祸，她死死顶住车子只为保护才10个月大的孩子

前日下午3时许，在广东珠江新城华穗路国门酒店外，一辆轿车撞倒路边的一家三口——妈妈命丧车底，爸爸重伤进ICU、10个月婴儿车轮下幸存。肇事司机事后逃窜，找来另一男子顶包，其后双双被拘捕控制。

撞倒全家再撞保时捷

前日下午3时许，在珠江新城华穗路国门酒店外，一对年轻夫妻推着一辆婴儿车走在马路旁，婴儿车里是两人10个月大的孩子。目击者称，他们正慢速步行，没想到后方一辆银白色的轿车呼啸而至，“几乎没有减速地冲向了3人”。推婴儿车

的妈妈被压在车轮下，爸爸则承受巨大撞击而飞出数米远，旁边一名身穿黑衣的女子也倒在人行道上。

据悉，由于车速太快，银色轿车撞人后仍往前猛冲，追尾撞上停靠在正前方的墨绿色保时捷轿车。“司机正跟人在路边聊天，车子被撞，他吓了一跳，便赶紧上车想开远一点。没想到没走几米，便撞到前面的混凝土墙。”

年轻妈妈陈尸车祸现场

现场可见，车牌号为粤ALQ4××的银色日产轿车车头严重损毁，凹陷呈千疮百孔状，驾驶位置的安全气囊弹出。保时捷车头

被褐色泥浆沾满，停在十来米外。警戒线内散落一只黑色男鞋、一架扭曲的婴儿车、几张摊开的报纸，女死者的一摊血迹仍未风干。“报纸和纸皮都是用来遮盖住女尸体的。”群众唏嘘不已。

经证实，一家三口是宁夏人，田先生是淘金路一间西餐厅的厨师，妻子马女士刚从老家来广州不久，孩子小鹏约十个月大。

在市十二人民医院，小鹏被证实头部有轻微擦伤，并无大碍。田先生进入ICU抢救后已脱离生命危险。

目击者：妈妈下意识护儿

街坊陈先生说，马女士被撞

倒后，婴儿车里的孩子滚到她怀里。而田先生曾尝试爬到母子身旁，但挣扎了一番便不支倒下。

“女子用胳膊和胸口紧紧护住她的儿子。”目击者伍先生感动地表示，“她的两只脚被压在轮胎底下，死死顶住车子，不让车子前行伤到孩子。”路人回忆，有人想伸手将孩子抱出，但孩子的衣服被车轮压住，只能推开车后抱出。受惊的孩子先是哭了一会，不久后便困倦地睡去。“女子死在车底，身下的孩子却只受轻伤，简直是个奇迹”。目击者刘女士说，可能是女子被撞后下意识地用胸口护住婴儿，婴儿才逃过劫难。据《广州日报》

考试作弊被取消学位研究生状告母校胜诉

据新华社太原1月20日电（记者胡靖国）山西医科大学2006级妇产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小张因在一次学科考试中有作弊行为而被学校取消了学位资格，为此向法院起诉了母校，并索要其学位证。近日，太原市迎泽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学校应对小张的学位资格进行审核和授予。这是山西省首起学生被拒授学位后状告母校的案件。

2006年12月，小张在某学科期末考试时，因抄袭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被校方予以记过处分。2009年7月，小张修完了全部课程且成绩合格，毕业论文答辩也顺利通过。然而，学校只给他颁发了硕士研究生毕业证，却因他曾作弊受到处分，取消了其学位证资格。小张认为，校方拒授学位证的行为依据的是校纪，不符合有关法规，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便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学校给他颁发学位证。

不吃“涎水面”政府奖500元

临近春节，农村办喜事的越来越多，在眉县、扶风一带，都习惯待客时吃“涎（当地读han，口水的意思）水面”。但是，这种流传已久的饮食习惯，与现代文明卫生格格不入。陕西眉县常兴镇政府正努力计划改革这一饮食习惯。

“涎水面”又叫和气饭，主要流行于眉县渭河以北农村和岐山、扶风以及武功、乾县等地。相传周文王曾被囚于此，获释后，乡亲们拿肉菜等物来看他，文王将所有的肉菜做成一锅臊子汤浇在面上，请大家共同使用，取和气团结之意。还有一种说法是，周文王射死一条蛟龙（蟒），做成一锅调面的臊子汤，为了使数万部族都能尝到肉汤，规定只吃面，不喝汤，将汤倒回锅中。因连续使用，汤中带有每人的涎水，故称涎水面。

在眉县、扶风当地农村，若有村民家过红白喜事、逢年过节、给老人祝寿等一些盛大待客场合，都要吃涎水面。

为了改变这一饮食习惯，眉县常兴镇政府安排村组干部走村入户做群众说服动员工作，并规定：只要从2010年元月起，凡村民家庭办事待客不吃“涎水面”，排在前六位的都可以得到镇政府500元的现金奖励，没想到至今没有奖励出去一个500元。

据《华商报》

货车悬在山崖边 司机踩刹车不敢动

货车冲破路边护栏，悬在十几米高的山崖边，司机踩住刹车、半小时不敢动。消防员赶到后，悬空架设木梯将驾乘两人救下。昨日凌晨，这惊险的一幕发生在重庆巴南区。

昨日零点40分左右，天下着零星小雨，一辆红岩大货车行驶在巴南区李家沱李八路上。车上有两个人：司机杨师傅和车主沈其刚。突然前方一侧出现了弯道，路的另一侧就是悬崖。杨师傅说，路面又湿又滑，货车突然失控撞向路边的水泥墩护栏。“妈呀！”眼看货车直直奔向一眼望不到底的悬崖，坐在副驾驶的沈先生一把捂住眼睛，大声叫起来，而司机杨师傅则狠狠一脚踩下了刹车。就当二人都以为“没命了”的时候，货车却“嘎吱——”一声停住了。沈先生睁开双眼发现，货车整个车头已冲出路面，两个还打着转的前轮悬吊在半空中。

凌晨1点，119指挥中心赶到现场，杨师傅说，“我的脚踩住刹车，车门变形了打不开，一旦松开刹车，车子很可能掉下去！”

很快，消防战士扛来一具木楼梯，附上一捆救生绳，将木梯的一头伸向货车右侧车窗，另一头则由6名消防员固定住。在消防员的指导下，沈先生和杨师傅将安全绳系在腰间，小心翼翼地从车窗外钻出，借助悬空架设的木梯爬回路旁。据《重庆时报》